

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（征文选登）

投稿邮箱：bjrbjchb@163.com

联系电话：3273243

远望北坡

王怀宇

初冬的寒风撕扯着路旁的树叶，行人缩起了脖子，加快了脚步。我站在宝鸡金台观下，不经意间望了一眼北坡，还是那么绿意盎然，心中便有股股暖流在涌动。北坡，这个宝鸡城市发展的见证者，早已悄悄刻入每一位宝鸡人的脑海中，凝结成一段意味深长的乡愁。

四十年前，我在金台区神武路小学上学，学校正好位于北坡。那时的北坡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样，远远望去，杂乱的梯田，低矮破旧的土房，稀稀拉拉的树木，大片大片裸露的黄土。每到初冬时节，北坡一片荒凉，大风一起，黄土飞扬，小伙伴们们整日灰头土脸的，放学回家要先站在屋门口，由家长或者哥哥姐姐将身上的黄土拍打干净，才能进门。生活在北坡的百姓，以搬离北坡到平地上居住为夙愿。

待我上了中学，仍没有离开北坡。我就读的金台中学地处北坡的人口密集处，这里虽说紧邻宽阔的公路，但是坡度较大，地势坑坑洼洼，经常见到当地人费尽力气地从坡下扛回生活用品。每逢秋雨连绵，此处的居民便提心吊胆，怕发生滑坡等地质灾害。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，每到植树节，政府就号召市民在北坡种树，我们学校积极参与，每个学生的任务是种下5棵树苗。当时，解放军在北坡植树最多，只见一辆辆的军车，满载着两米多高的树苗和英姿飒爽的战士，伴随着铿锵嘹亮的军歌，从学校门前疾驰而过。见此情景，同学们很是兴奋，羡慕不已。

进入21世纪，北坡迎来了巨大变化——移民搬迁和绿化改造。

当新福园小区、金利苑小区等6

个移民安置居住区以靓丽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时，搬迁户们兴高采烈，奔走相告，几辈人的心愿至此成为现实。为防滑减灾而集中进行上万人的大规模搬迁，这在宝鸡历史上还是第一次，在陕西乃至全国也不多见。

搬迁后，一间间旧房被夷为平地，裸露的黄土披上了生命的绿装，林木茂盛，满目葱茏，亭台楼阁，曲径通幽，踱步其间，令人陶醉。

市区北坡，西起长寿沟，东经金台观，向北至柳沟，全长5.2公里；南始引渭渠，北到陵塬坡顶，总面积256公顷，经过多年的植树造林，这里已经变成一道绿色的生态屏障，成为宝鸡市区居民的后花园和天然氧吧，每逢节假日游人如织。

远望北坡，当冬日的阳光，从北坡慢慢滑过，温暖了这里的绿，也温暖了众人的心。

旱塬开出花儿来

王小燕

前几天，我回家看望母亲，下午临走时，母亲在菜地给我拔菜，除了萝卜和大葱，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大菜花，我眼睛一亮：“哇！咱这旱塬上还能种出菜花来。”我瞅着菜花就像看稀世宝贝，菜花像大碗一样大，白生生的就像一朵绽放的花朵，透着一股清香，我难以置信，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塬也能种出水灵灵的菜花来。

我的家在北塬一个偏僻的小村子，记忆中，村子常年缺水，一村人吃水全靠塬下水沟里一口泉眼。种庄稼也只能靠雨水，母亲那菜地里，一年四季就种几样菜：土豆、红薯、萝卜、大葱、白菜。那时候，地里种啥吃啥，不像城里人，可以去菜市场买菜。

那时候，吃水太困难了。村里人在泉眼必流之地打了一个四方的大蓄水井，有十来米深，水井上面用几块木板盖住，只留一个口供人打水，泉水通过一个粗管不分昼夜地流进蓄水井里，等人们挑上一天的水，水就见底了，好在泉水源源不断地流，这样才能供全村人吃上水。

我上初中的时候，每天放学回家，先去挑水，要把瓮里倒满水，才能够一家人第二天的用水。挑水最难的是在水井里往桶里灌水。我先把空桶挂在扁担一侧的挂钩上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手桶下到四米左右深的方水井里，空桶碰到水，我得用力地左右摇摆扁担，摇的过程中，空桶向一侧沉下，水就灌了进去，等水灌得差不多，赶紧拽扁担，水桶就被吊上来了，要是慢一步，水桶里灌满了水，就算我使出牛劲也甭想把满桶水吊上来，再说，水桶满了，它会一个劲地往下沉，想倒出水再吊更难。我只好吊着水桶等大人来，挑水的大人来了，帮我把水桶吊上来。

每次打水时，我都害怕，一是怕水桶“跑了”。打水时，不留神，桶环要是从扁担钩里松脱了，桶落在水里漂走，那我就

别想挑水了，得赶紧捞桶，要是运气不好，水桶沉底，我只好哭着回家了。二是怕不小心把我掉进井里怎么办，我又不会游泳。

挑上水往家走，是一路小坡，扁担架在我柔嫩的肩膀上，又沉又痛，像刺扎一样，痛得我走路摇摇晃晃，前后打趔趄，还得注意脚底下别踩空，可不敢掉到路边的崖下面去。上坡时，前面的水桶老是碰到地上，一碰地，水就溅出来，等回到家，桶里的水总要少很多。每次担一回水，都会出一身汗，差点虚脱，不过后来慢慢也习惯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改革的春风吹进门，村子在水井旁边装了水泵，把水抽到村子东口的蓄水池里，家家户户才不用挑水了，却是用架子车去拉水，把一个废旧的汽油桶洗刷干净，绑在架子车上，就是“移动的水壶”。有时候，拉水的人多，架子车要排队，我和母亲得花一下午的工夫才能拉一桶水，一桶水要管做饭、洗脸、洗衣服等，水就像油一样金贵，母亲的菜地种的还是那些耐旱的蔬菜。

拉水吃的日子没过几年，村子就通上了自来水，厨房的瓮上面就是水龙头，打开水龙头，水哗哗地往下流，通上自来水的当天，母亲高兴得掉眼泪，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通了自来水，母亲的菜园子就“活”了过来。通一条细管子就能给离家不远的菜地浇水了，地里四季时令蔬菜样样都有，比如，鸡毛菜、韭菜、西红柿、黄瓜、茄子、豆角、辣椒、蒜苗。种的菜多了，母亲经常叫我回去拿菜，有时候，吃不完的菜，母亲还会坐班车去城里卖呢。后来，母亲也与时俱进，学会了用保鲜膜蔬菜，我一回去就去菜园子转转，看着菜园子里的菜，让我感慨不已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农村发生了巨变，就连贫瘠的土壤也开出了鲜嫩的花儿来。母亲经常说，她像在梦里过日子一样。我说，好日子还长着呢！

结缘电视机

麻永炳

跟电视机结缘是1989年。当时，我还上小学五年级，我们整个村子就两家有电视机：一个是五叔家，一个是七爷家。七爷年龄大，怕吵，我们很少去，反倒是喜欢热闹的五叔招村里人喜欢。

每到晚上，村里的孩子们基本上就集中到了五叔家。村里的大人也去，不过，大人们拿的是自家的活计，比如像母亲一般的妇女们以纳鞋底或是掐辫子为主，像父亲一般的男人们会把家里未干的活计带到五叔家，如剥小豆。而我们孩子们则不然，手里从不拿自家的活计，但手底下得帮着五叔家干活。当电视机在院子里打开的时候，精美的五婶会老早准备一地的玉米棒子，我呢，则会摆好板凳招呼小伙伴们帮忙动手。

电视剧很精彩，我们一边剥玉米，一边比画，可开心了。那时的电视机很小，黑白的，十英寸左右吧，屁股上还竖着两根天线，只能收到陕西电视台和宝鸡电视台的节目。

1996年的时候，我上了初中，我

们家有了电视机，虽然也是黑白的，但是屏幕比五叔家的大了许多。这个时候，村里的很多人家里也都有了电视机。每到晚上，我与弟弟坐在电视机跟前，父亲跟母亲摆了很多玉米棒子让我们两个剥。

我和弟弟喜欢看《西游记》，父亲和母亲则喜欢看《篱笆女人和狗》，为了不跟我们弟兄俩争抢，父母亲会到对面的小叔家去看。

每天晚上，我与弟弟一边懒散地剥玉米，一边模仿着电视里的孙悟空的动作。等到第二天早上去学校的路上，大家一边骑自行车，一边闲侃昨晚看电视的感受，时不时地还会把手放到额头上，做一个孙悟空驾筋斗云的姿势。

不过，这个时候我们看电视，已经不用机壳上竖着的天线了，而是在房顶上架一个外置天线，除了陕西台、宝鸡台，还能收到中央电视台与其他一些地方台。

2005年的时候，我结婚，家里买了一台二十多英寸的电视机，彩色的，大屁股，还安上了接收锅，能收二十来

个台。这种电视机可比原来的黑白电视机好看多了，在节目的选择性上也强了许多。

每天晚上，父母不看他们房间里的黑白电视机，与我和妻子坐在一起看《神雕侠侣》，每看一集，父亲都会分析一番。那时，再不用赶活计剥玉米棒子了，因为地里改种了能赚钱的辣椒。

2011年的时候，我在县城买了房，墙上挂起了超薄液晶电视，五十英寸左右，比家里的大的好多，而这个时候，我已经丧失了对电视节目的控制权。我的儿子那时已五岁，他喜欢看《奥特曼》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，我和妻子只能围着孩子转，虽然我们并不怎么喜欢看动画片，但看着儿子伸臂变身学着电视里的画面时，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。

电视机其实只是我们老百姓生活中的一小部分，它的发展历程映射出我们生活的幸福节奏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，老百姓有钱了，物质上充裕了，精神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。

房子的故事

李岷

我家的房屋，在父母手里盖过三次，算上爷爷那次建房，就四次了。新中国成立前，我家没有房子，据说是从山西大槐树迁来的。随着家族人口繁衍上百，分家后，曾祖父带全家到阳坡村南坡的地方，掘窑洞居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爷爷用大姑出嫁收的彩礼盖起了三间土坯房，这是祖辈盖的第一座房屋。三间房屋一明两暗，中间堆放了许多杂物，父亲和二姑、三姑、叔父住一间，伯父和子女住一间，爷爷奶奶住在连锅炕的窑洞里。直到1970年我出生，灶房照旧在土窑洞里，光线特别暗，天不下雨，一般都是院子里吃饭。崖上的土渣、树叶和麻雀、斑鸠的粪便跌落到碗里是常有的事。碰到这种情况，我用筷子把杂物夹出，饭菜照样咽下肚。

1982年，在外工作的父亲购买了工厂处理的旧门窗，父母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木料，盖起了

全村第一家新式玻璃门窗的房子，一共有四间半。房子总算盖起来了，虽然没钱砌围墙，只做了一道篱笆，但是新装的玻璃窗户，阳光照射到屋内很亮堂，乡亲们来参观都说好，全家人心里也很高兴。

不到十年时间，由于盖房时用的木料是湿的，三根木梁弯曲变形，每逢雨天，外面下大雨，室内下小雨。这时，我家经济状况略有好转，为了修缮房屋，父母早早地备好了砖瓦、小椽、板条。1991年，原先的四间半房子全部揭顶重修，换了毁坏的木梁和全部小椽，另外还盖了三间房。这样，家里就有了七间半房子，我庆幸平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书房和卧室。1992年后，我家又硬化水泥院，加盖了牛棚、猪圈，砌了砖围墙。

2000年左右，村里有人盖起了人字形的大梁房，还有人盖起了楼

板房。我家的房子明显过时了，老鼠全跑到了没有盖砖房的人家，我只好将粮食放到了堂哥家。为了不受老鼠的侵扰，也为了实现多年的夙愿，2016年，父亲花了十多万元，在原庄基地上建起了砖混结构打着底梁的三间平房，四室一厅的结构，父母住一大间，虽然我和弟弟妹妹三人均已成家，却各有一间卧房。高大的院墙、红色的铁门和门楼很气派，汽车也进得去。新装的铝镁合金门窗加装了钢筋护栏。新建的厨房做了橱柜，还修了两间粮食仓库、一间储物间、一间卫生间。这样的房子和城里的单元房一样，甚至还要更好。母亲在院里栽种了葡萄、蔬菜和一些花卉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现在，门口和通道道路全部用混凝土硬化，安装的太阳能路灯在夜里很明亮。农村这样的变化，过去想也不敢想。

父亲说农事

兰军平

我的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，他是一个与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农民。提起务农种庄稼，父亲有不少发自内心的感慨。

在我七八岁时，父亲就说，新中国成立后架子车兴得好，拉麦子拉玉米再也不用愁了。以后拖拉机、播种机和联合收割机相继推广普及，父亲更是乐得合不拢嘴，直说：“现在庄稼有务得啥哩！”尤其是今年夏收，我家麦子全用联合收割机收割，秋播时站在地头看着旋耕播种机不用人撒肥料，父亲直说：“真正现代化了！”

父亲说，上世纪70年代末，生产队刚试用化肥时，国家免费给各生产队拨下大量化肥，但那时许多人看见白花花硫酸铵和尿素时，不相信它们有增产的功效，反而别出心裁地给它们起了一个外号叫“白料”。可没想到，这“白料”一施，庄稼年年丰产增收，小麦亩产大幅提高。父亲说，从当初单一的硫酸铵、尿素、磷肥，到后来的二铵，再到现在的专用肥等，它们的营养成分搭配合理高效，为庄稼增产增收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父亲说，农药刚兴起时，有人担心它伤害庄稼。但是，现在人们用农药就像对人一样，

起病枯黄的辣椒苗喷施了农药会慢慢转绿而生勃勃；除草剂打到地里只除草而不伤害小麦、玉米等其他农作物；打了防治锈病、白粉病、蚜虫相关农药的麦田，颗粒饱满一片丰收景象。父亲说，先前锄草拔草要花费多少劳力，现在用药一喷轻而易举就解决了，科学就是厉害呀！

改革开放后，一批批良种应运而生，对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提升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。我们村的青年范银祥，前几年去杨凌农高会买回辣椒良种，结果大获丰收。父亲深有感触地说，现在国家对小麦良种小偃22等都有力度不小的补贴，这可真是惠民之举。

父亲总结说，现在化肥、种子和农药不断推陈出新，农业机械、农业科技不断推广应用，现代化的步伐越来越大了，更重要的是，国家早已免除农业税，去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明确“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，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”，这无疑给广大农民吃了颗定心丸，至于发放养老金，新合疗等惠民政策就更不用讲了，真是一个美好的新时代啊。